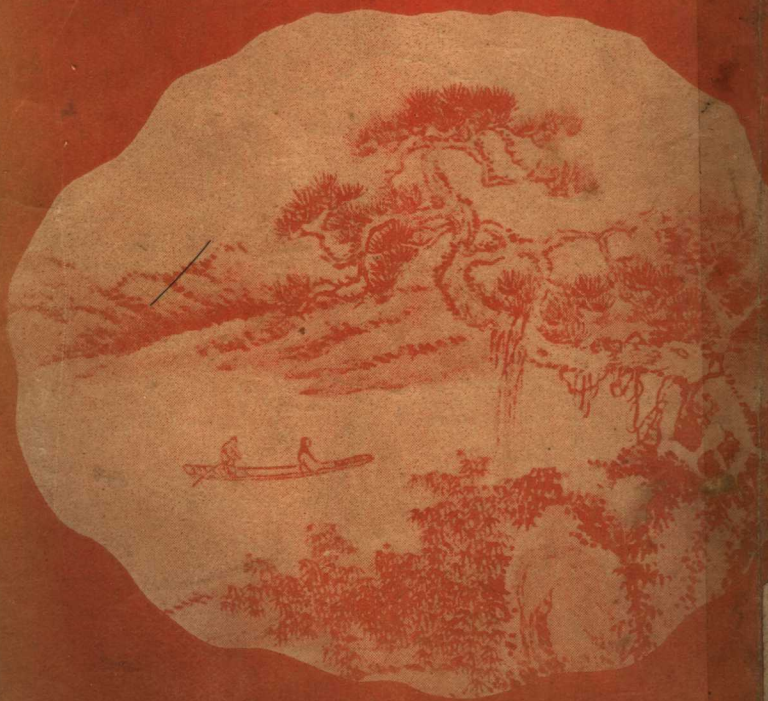


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藝術



by Lin Yutang

術藝的活生

冊 上

著 堂 語 林

附

華精作譯照對英漢氏林

社 版 出 化 文 界 世

月 三 年 十 三 國 民 華 中

生 活 的 藝 術

原 著 者

林

語

堂

翻 譯 者

越

裔

發 行 人

汪 陳

獨

決 舉

發 行 所

世界文化出版社

經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局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三月版

自序

本書是一種私人的供狀，供認我自己的思想和生活所得的經驗。我不想發表客觀意見，也不想創立不朽真理。我實瞧不起自許的客觀哲學；我祇想表現我個人的觀點。我本想題這書之名爲『抒情哲學』，用抒情一詞說明這裏面所講的是一些私人的觀念。但是這個書名似乎太美，我不敢用，我恐怕目標定得太高，即難於滿足讀者的期望，況且我的主旨是實事求是的散文，所以用現在的書名較易維持水準，且較自然。讓我和草木爲友，土壤相親，我便已覺得心意滿足。我的靈魂很舒服地在泥土裏蠕動，覺得很快樂。當一個人優閒陶醉於土地上時，他的心靈似乎那麼輕鬆，好像是在天堂一般。事實上，他那六尺之軀，何嘗離開土壤一寸一分呢？

1
我頗想用柏拉圖的對話方式寫這本書。把偶然想到的話說出來，把日常生活中有意義的瑣事安插進去，這將是多麼自由容易的方式。可是不知怎麼緣故，我並不如此做。或者是我恐怕這種文體現在不很流行，沒有人喜讀，而一個作家終是希望自己的作品有人閱讀。我所說的對話，它的形式並不是像報紙上的談話或問答，或分成許多段落的評論；我的意思是指真真正正的，冗長的，閒逸的談論，一說就是幾頁，

中間富有迂迴曲折，後來在料不到的地方，突然一轉，仍舊回到原來的論點，好像一個人因為要使伙伴驚奇，特意翻過一道籬笆回家去一般。我多麼喜歡翻籬笆抄小路回家啊！至少會使我的同伴感覺我對於回家的道路和四週的鄉野是熟識的……可是我總不敢如此做。

我並不是在創作。我所表現的觀念早由許多中西思想家再三思慮過，表現過；我從東方所借來的真理在那邊都已陳舊平常了。但它們終是我的觀念；它們已經變成自我的一部份。它們之所以能在我的生命裏生根，是因為它們表現出一些我自己所創造出來的東西，當我第一次見到它們時，我即對它們出於本心的協調了。我之喜歡那些思想，並不是因為表現那些思想的是什麼偉大人物。老實說，我在讀書和寫作時都是抄小路走的。我所引用的作家有許多是不見經傳的，有些也許會使中國文學教授錯愕不解。我引用的當中如果有出名人物，那也不過是我在直覺的認可之下接受他們的觀念，而並不是震於他們的大名。我有一種習慣，最愛購買隱僻無聞的便宜書和斷板書，看看是否可以從這些書裏發現些什麼。如果文學教授們知道了我的思想來源，他們一定會對這麼一個俗物顯其駭怪。但是在灰燼裏拾到一顆小珍珠，是比在珠寶店櫥窗內看見一粒大珍珠更為快活。

我的思想並不怎樣深刻，讀過的書也不怎樣廣博。一個人所讀的書太多，便不辨孰是孰非了。我沒有讀過洛克（Locke——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譯者註）休姆（Hume——十八世紀蘇格蘭哲學

家——譯者註）或勃克萊（Berkeley——十七世紀愛爾蘭哲學家——譯者註）的著作，也沒有讀過大學的哲學課程。在專門技術上講，我所應用的方法，所受的訓練都是錯誤的，我並不讀哲學而只直接拿人生當做課本，這種研究方法是不合慣例的。我的理論根據大都是從下面所說這些人物方面而來：老媽子黃媽，她具有中國女教的一切良好思想；一個隨口罵人的蘇州船娘；一個上海的電車售票員；廚子的妻子；動物園中一隻小獅子；紐約中央公園裏的一只松鼠；一個發過一句妙論的輪船上管事；一個在某報天文欄內寫文章的記者（已亡故十多年了）；箱子裏所收藏的新聞紙；以及任何一個不毀滅我們人生好奇意識的作家或任何一個不毀滅他自己人生好奇意識的作家……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我沒有受過學院式的哲學訓練，所以倒反而不怕寫一本哲學書。觀察一切也似乎比較清楚，比較便當，這在正統哲學家看來，不知是不是可算一種補償。我知道一定有人會說我所用的字句太過於淺俗，說我寫得太容易瞭解，說我太不謹慎，說我在哲學的尊座前說話不低聲下氣，走路不步伐整齊，態度不惶恐戰兢。現代哲學家所最缺乏者似乎是勇氣，但我始終徘徊於哲學境界的外面。這倒給我勇氣，使我可以根據自己的直覺下判斷，思索出自己的觀念，樹立自己獨特的見解，以一種孩子氣的厚臉皮，在大庭廣衆之間把它們直供出來；並且確知在世界另一角落裏必有和我同感的人，會表示默契。用這種方法樹立觀念的人，會常常在驚奇中發現另外一個作家也會說過相同的話，或有過相同的感覺，其差別祇不過是它的

表現方法有難易或雅俗之分而已。如此他便有了一個古代作家替他做證人；他們在精神上成爲永久的朋友。

所以我對於這些作家，尤其是對於我精神上的中國朋友，應該表示感謝。當我寫這本書時，有一羣和露可親的天才和我合作；我希望我們能互相親熱。在真實的意義上說來，這些靈魂是與我並在的，我們之間有精神上的相通，即我所認爲是唯一真實的相通方式——兩個時代不同的人有着同樣的思想，有着同樣的感覺，彼此之間完全瞭解。我寫這書的時候他們藉着貢獻和忠告，給我以特殊的幫助，第八世紀的白居易，第十一世紀的蘇東坡，以及十六十七兩世紀那許多獨出心裁的人物——浪漫瀟灑富於口才的屠赤水，嬉笑詼諧，獨具心得的袁中郎，多口好奇，獨特偉大的李卓吾，感覺敏銳，通曉世故的張潮，耽於逸樂的李笠翁，樂觀風趣的老快樂主義者袁子才，談笑風生，熱情充溢的金聖嘆——這些都是脫略形骸不拘小節的人，這些因爲胸蘊太多的獨特見解，對事物具有太深的情感，因之不能得到正統派批評家的稱許，這些人太好了，所以不能循規蹈矩，因爲太有道德了，所以在儒家看來便是不『好』的。這些精選出來的同志人數不多，因之使我享到更寶貴，更誠摯的快樂。這些人物也許有幾個在本書內不會述及，可是他們的精神確是同在這部著作裏邊的。我想他們在中國總有一天會占到重要的地位，那不過是時間問題而已……還有一些人物，雖然比較的晦暗無聞，但是他們恰當的言論也是我所同樣歡迎，因爲他們將我的

意見表示得那麼好。我稱他們爲中國的愛米爾（Amiel——瑞士作家一八二一至一八八一年……譯者註）——他們說的話並不多，但說得總是那麼近情，我佩服他們的曉事。此外更有中外古今的不朽哲人，他們好像是偉大人物的無名祖宗一般，在心靈感動的當兒，在不知不覺之間說出一些至理名言；最後還有一些更其偉大的人物；我不當他們做我精神上的同志，而當他們是我的先生，他們那清朗的理解是那麼入情入理，又那麼超凡入聖，他們的知慧已成自然，因此表現出來很是容易，絲毫不用費力。莊子和陶淵明就是這麼一類人物，他們的精神之簡樸純正，非渺小的人所能望其項背。在本書裏，我有時加以相當聲明，讓他們直接對讀者講話；有時則竟代他們說話，雖然表面上好像是我自己的說話一般。我和他們的友誼維持得越久，我的思想也就越受他們的影響，我在他們薰陶之下，我的思想就傾向於通俗不拘禮節，無從捉摸，無影無形的類型；正和爲父者施於良好的家教中之影響完全一樣。我也想以一個現代人的立場說話，而不僅以中國人的立場說話爲滿足，我不想僅僅替古人做一個虔誠的逐譯者，而要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現代腦經裏的東西表現出來。這種方法當然有其缺點，但是從大體上說來，確能使這工作比較誠實一些。因此，一切取捨都是根據於我個人的見解。在這本書裏我不想把一個詩人或哲學家的思想全盤托出來；假如要根據本書里所舉的少許例證想去批判他們的全體，那是不可能的。所以當我結束這篇自序時，必須照例地說，本書如有優點的話，大部份應該歸功於我的合作者，至於一切錯誤，缺點，和正確

的見解，當由我自己完全負責。

我要向華爾虛先生和夫人（Mr. and Mrs. Walsh）致謝，第一謝謝他們鼓勵我寫作本書的念頭，第二謝謝他們坦白有益的批評。我也得感謝韋特先生（Mr. Hugh Wade）幫助我做本書的付印和校對工作，感謝佩弗女士（Miss Lillian Pelfer）代我完成書後的索引。

林語堂

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於美國紐約城

目次

自序

第一章 醒覺

一 人生的研究(一)

二 一個準科學公式(四)

三 放浪者是理想人(一五)

第二章

關於人類的觀念

一 基督徒希臘人中國人(一九)

二 與塵世結不解緣(二九)

三 靈與肉(三一)

四 一個生物學的觀念(三三)

五 詩樣的人生(三八)

第三章 我們的動物性遺產……………(四〇)

一 猴子的故事(四〇)

二 猴子般的象形(四三)

三 論不免一死(四五)

四 論肚子(五三)

五 論強壯的肌肉(六三)

六 論靈心(六九)

第四章 論近人情……………(八〇)

一 論人類的尊嚴(八〇)

二 近乎戲弄的好奇心：文明的勃興(八一)

三 論夢想(八九)

四 論幽默感(九四)

五 論任性與不可捉摸(一〇二)

六 個人主義(一〇六)

第五章 誰最會享受人生……………(一一五)

一 發見自己：莊子(一一五)

二 情智勇：孟子(一二〇)

三 玩世·愚鈍·潛隱：老子(一二八)

四 『中庸哲學』：子思(一三八)

五 愛好人生者：陶淵明(一四三)

第六章 生之享求……………(一二五)

一 快樂問題(一五二)

二 人類的快樂屬於感覺(一五七)

第七章

悠閒的重要……

(一八五)

- 三 金聖嘆之不亦快哉三十三則(一六二)
- 四 對唯物主義的誤解(一七三)
- 五 心靈的歡樂怎樣？(一七九)
- 一 人類是唯一工作的動物(一八五)
- 二 中國之悠閒理論(一八九)
- 三 悠閒生活之崇尚(一九二)
- 四 塵世是唯一之天堂(一九七)
- 五 運氣是什麼(二〇四)
- 六 美國三大惡習(二〇六)

第一章 醒 覺

第一節 人生之研究

在下面的文章裏我不過是表現中國人的觀點。我只想表現一種中國最優越最聰慧的哲人們所見到而在他們的文字中發揮過的人生觀和事物觀。我知道這是一種閒適哲學，是在異於現代時代裏的閒適生活中所產生。我總覺得這種人生觀是絕對真實的。人類心性既然相同，則在這個國家裏能感動人的東西，自然也會感動別的國家的人類。我將要表現中國詩人和學者們的人生觀，這種人生觀是經過他們的常識和他們的詩意情緒而估定的。我想顯示一些異教徒世界的美，顯示一個明知此生有涯，但是短促的生命未始沒有它的尊嚴的民族所看到的人生悲哀美麗恐懼和喜樂。

中國的哲學家是睜着一只眼做夢的人，是一個用愛和譏評心理來觀察人生的人，是一個自私自義和仁慈的寬容心混合起來的人，是一個有時從夢中醒來，有時又睡了過去，在夢中比在醒時更覺得富有生氣，因而在他清醒時的生活中也含着夢意的人。他把一只眼睜着，一只眼閉着，看透了他四週所發生的

事物和他自己的徒勞，而不過僅僅保留着充分的現實感去走完人生應走的道路。因此，他並沒有虛幻的憧憬，所以無所謂醒悟；他從來沒有懷着過度的奢望，所以無所謂失望。他的精神就是如此得了解放。

觀測了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之後，我得到一個結論：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人物，是一個對人生有一種建於明慧悟性上的達觀者。這種達觀產生寬宏的懷抱，能使人帶着溫和的譏評心理度過一生，丟開功名利祿，樂天知命地過其生活。這種達觀也產生了自由意識，放蕩不羈的愛好，傲骨和漠然的態度。一個人有了這種自由的意識及淡漠的態度，才能深切熱烈地享受快樂的人生。

我不用說我的哲學思想是否適用於西方人。我們要了解西方人的生活，就得用西方人的眼光，用他自己的性情，他自己的物質觀念，和他自己的頭腦去觀察。無疑的美國人能忍受中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同樣地中國人也能忍受美國人所不能忍受的事物。我們生下來就不同樣，這已有顯著的區別。然而這也不過是比較的看法。我相信在美國的煩忙生活中，他們也一定有一種企望，想躺在一片綠草地上，在美麗的蔭樹下什麼事也不做，只想悠閒自在地去享受一個下午。『醒轉來生活吧！』（"Wake up and live"）這種普遍的呼聲，在我看來很足以證明美國人有一部分寧願過夢中的光陰，但是美國終還不至於那麼頹喪。問題祇是他對這種閒適生活，要想享受的多少之間，和他要怎樣使這種生活實現而已。也許美國人只是在這個忙碌的世界上，對於『閒蕩』一詞有些感到慚愧；可是我確切知道，一如知道他們也

是動物一樣，他們有時也喜歡鬆鬆肌肉，在沙灘上伸伸懶腰，或是靜靜地躺着，把一條腿舒服地蹣起來，把手臂擱在頭下當枕頭。如果這樣，便跟顏回差不多，顏回也有這種美德，孔子在衆弟子中，也最契重他。我希望看到的，就是他對這件事抱誠實的態度；譬如他喜歡這件事，便應向全世界實說他喜歡這件事，應在他閒逸自適地躺在沙灘上，而不是在辦公室裏時，他的靈魂喊着說：『人生真美妙啊！』

所以現在我們將要看到中國整個民族思想所理解的那種哲學和生活藝術。我認為不論是在好的或壞的方面，世界上沒有一樣東西是和它想像的。因為我們在這裏看見一種完全不同的思想典型，由這種思想典型產生了一種簇新的人生觀念。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都是他的思想產物，這話決無疑義。中國民族思想在種族性上和西方文化是那麼不同，在歷史上又和西方文化那麼隔離着；因此我們自然能從這種地方，找到一些人生問題的新答案，或者，好一些，找到一些探討人生問題的新方法。或者，更好些，找到一些人生問題的新論據。我們要知道這種思想的美點和缺點，至少可以由它過去的歷史看出。它有光輝燦爛的藝術，也有卑不足道的科學，有博大的常識，也有幼稚的邏輯，有精雅溫柔的關於人生的閒談，卻沒有學者風味的哲學。很多的人本都知道中國人的思想非常實際而精明，愛好中國藝術的人也都知道中國人的思想是極靈敏的；一部分的人則認承中國人的思想也是一種富有詩意和有哲理的。至少大家都知道中國人善於利用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這比之中國有偉大的哲學或有幾個大哲學家的那種說

法，更有意義。一個民族產生過幾個大哲學家沒有什麼希罕，但一個民族都能以哲理的眼光去觀察事物，那是難能可貴的。無論怎樣，中國這個民族顯然是比較富於哲理性，而少實效性，假如不是這樣的話，一個民族經過了四千年專講效率生活的高血壓，那是早已不能繼續生存了。四千年專重效能的生活能毀滅任何一個民族。一個重要的結果就是在西方狂人太多了，只好把他們關在瘋人院裏，而在中國狂人太罕有了，所以崇拜他們；凡具有中國文學知識的人，都會證實這一句話。我所要說明的就在此。是的，中國有一種輕逸的，一種近乎愉快的哲學，他們的哲學氣質，可以在他們那種智慧而快樂的生活哲學裏找到最好的論據。

第二節 一個準科學公式

現在就讓我們先來研究產生這個生活哲學的中國人的理智構造——偉大的現實主義，不充分的理想主義，很多的幽默感，以及對人生和自然的高度詩意感覺性。

人類似分成二種人：一種是理想主義者，另一種是現實主義者，是造成人類進步的二種動力。人件好似泥土，由理想主義澆灌後即變成了柔軟可塑的東西，但是使泥土凝結者還是泥土本身，不然我們早就蒸發而化氣了。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這兩種力，在一切人類活動裏，個人的，社會的，或民族的，都互相牽制